

## ■图片故事

# 做手工板凳的老人

□马海霞 文/图

今年年初小区门口来了一位卖小板凳的老人，老人家从面相上看有七十多岁，皮肤黝黑，牙齿有几颗脱落了，因没有后备军来“补位”，老人一开口讲话显得格外苍老。

老人的木工手艺不错，做的小板凳靠背上还雕刻出了各种动物的形状，虽雕工略显粗糙，但因外形富有童趣，倒也颇得小孩子喜欢。

我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个，付钱时看到老人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用旧手帕包着的零钱，也就有二十几块，我问老人一天能卖几个，老人回答，几天卖一个，城管老是来撵他，不让他在这里摆摊，所以他边打游击边卖。

回家后，我把买的小板凳拍了图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，并简单说了一下老人家的事情。没想到朋友圈里很多朋友的转发，还有人询问我在哪里买到的。第二天，我专门来到老人的摊位前，偷偷给老人拍了几张照片，发到了网上。很多网友都热情支持，觉得老人不容易，都要买他做的小板凳，献一份爱心。

几天后，我假装去老人摊位前游逛，老人告诉我，这几天不知咋回事，来买小板凳的人突然



多了起来，还有人一下预订了好几个，他做得慢，一天只能做一个，现在他晚上也得熬夜做，否则做不完。

朋友圈里有本地报纸的记者，他也在报社的官方微博转发了老人和他的小板凳的事情，购买爱心小板凳的人越来越多。一天，记者朋友打电话来说，一位自称是老人孙子的人通过微博找到了他，说感谢大家的好意，那位卖小板凳的老人是他的爷爷，老人家有退休金，做小板凳只是一种爱好，也是为了打发时间。现在很多爱心人士都来购买爷爷的小板凳，有的还预订了很多，爷爷这几天白天晚上都忙着做小板凳。他说，爷爷年龄大了，他不想让老人受累，希望大家把爱心献给更需要的人，爷爷做的小板凳如果喜欢就买，万不要为了献爱心而买。

几天后，老人家把预订的小板凳都做完了，再也没有出现在

小区门口。我有点难过，怪自己当初盲目的爱心害了老人家不能继续做他的木工活，悠闲地卖他的小板凳。后来，记者朋友专门采访了老人和他的孙子。原来，老人家就一个独生子，老伴因病去世，儿子也在三十岁时因车祸去世，肇事司机逃逸。后来，儿媳留下孙子改嫁，老人独自抚养孙子。社区领导知道后，给老人办了低保，街坊四邻也经常帮他照看孙子。去年，老人的孙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主动去民政局替爷爷申请取消了低保补助。

老人以前在街道打扫卫生，孙子毕业后不让他再干活了，但老人在家里闲不住，总想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，老人年轻时会做木工活儿，他自己做了小板凳去小区里卖，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。

男孩说他爷爷有退休金也是善意的谎言，但这个谎言有骨气、有担当，值得爷爷为他骄傲。

## ■工友情怀

七月流火。

午后的铁道线，地表温度达到了五十摄氏度。不远处的草坪、树木，失去了水分，原本勃发生机却低垂不语。风，清清的样子，夹裹着刺鼻的味道从洗罐的大库吹来。

我有些慌不择路，为躲避太阳的照射，钻进了热浪和油气混合的洗罐大库。两个道线，六辆罐车稳稳地停在线上。此时的洗罐人刚从罐体下来，湿了一身的汗，正在脱换衣服。

休息室连通着洗罐大库，坐在座椅上就能看见油罐车。休息室也未能幸免，油的气味掩盖了一切。

两位师傅从库里进来，抬着一个纸箱，里面是刚刚领回的安全带。

程工长边发边说：“我们班组，都是特殊工种，安全带每两年更换一次，必须废旧用新，保证下罐作业的人身安全。”

“说特殊，全段300多个班组，我们洗罐组最特殊，都是一群50后，最小的51岁，年龄最大那个59岁，说确切一点，还有几个月退休。”

“就是昨天你见到的那个大个儿，戴眼睛的那位，何作昌！”

我突然想了起来。“啊！啊！”地应和着。

“他都干了二十几年了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和我说话的这位师傅叫王盛喜，今年57岁，在洗罐岗位工作也十多年了。他和何作昌是高中同学，家在一个小区，一起上下班，一同洗罐作业，是洗罐组的“筷子兄弟”。这对“筷子兄弟”家在城东，上班在城南，早上五点就得从家出

## 洗罐组的“筷子兄弟”

□朱宜尧 文/图



来，7点钟才能保证到单位，如果晚了，就赶上了上班高峰，8点也到不了。一天往返有四个小时扔在路上了。

下罐时间到了，两人一组，匆匆地走上二楼的洗罐台。师傅们用一个粗布大口对着罐口吸了一会儿，然后拿着仪器在罐口上测量罐内气体的浓度。王师傅熟练地戴上防毒面具，然后下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罐体内。

站在罐体旁，我感受到了罐体的热度。虽然没有太阳直射的火辣，但却像蒸笼一样，蒸烤着洗罐人。王盛喜在上来的一瞬间，我抢拍了一张他戴着防毒面具的照片。

今天拉进来两钩车，十二辆罐车。从明天起，任务量增加到三钩，十八辆罐车，上午连续两

趟洗涮蒸煮作业，下午一趟。赶在上班前，对所清洗的罐车都要进行一次明火试验。这样的工作，对于50后来说，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

“工作总要有人干吧！”何作昌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。是啊，这些年，有人来了又走，但总得有人去干这份工作，他却坚守了二十多年，几次有过调走的念头，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也许，他们不曾有过丰功伟绩，不曾有过闪耀的星空，也不曾有过豪言壮语，但他们一直坚守在艰苦的岗位上，默默地奉献着，直到终老。

## ■青春岁月

## 我与林木结缘的那些事

□王琦(北京市林业勘察设计院)

我，普通人一个，拿数学关系中的正态分布做比方，就是中间的大多数，既不出众也不太差。我所学的专业是林业，所从事的行业是森林资源调查相关一系列工作。

缘分有时候说起来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，或许冥冥之中都是注定的。

我的家在山脚下，父亲是一个伐木工人，生长在一个林木气息浓郁的家庭环境中，当然也曾非常羡慕那些文学底蕴浓厚、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姑娘，只是越长大越发现根本不必羡慕别人，每个人都是最好的。

小时候的我便喜欢花草树木，单纯的喜欢，喜欢枝叶较多的树木，可以和小伙伴们比赛谁爬得又快又高，累了站在上面看远处的风景，感觉站的好高，看的好远；喜欢一种名叫紫茉莉的花，别名胭脂花，开各色的花，它的花瓣可以将指甲染成各种好看的颜色，我们曾经乐此不疲；还喜欢狗尾巴草和牵牛花，用狗尾巴草的秆将粉色、紫色的牵牛花串在一起，煞是好看。

喜欢的太多、太多，或许这就是我和林木结缘的开始。

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保护森林，可是父亲是一名伐木工人，我并不喜欢，渐渐长大，发现爱林护林、提高森林覆盖率、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是大势所趋，这与父亲的职业相悖，我在心里暗自想父亲是要失业了。

只是多年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失业。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直到学习了林业专业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采伐树木并不是都是破坏森林。

在林木生长的幼龄阶段，同一个种植穴中或是种植、或是萌生出多株幼树，这就需要按照合理的密度伐除质量差、长势弱的树木，保留的那



棵幼树就可有充分利用有限的生长空间和资源；林木生长到中龄阶段，也需要对其进行抚育，伐除密度过大，生长不良的树木；等林木成熟阶段，其涵养水源、改善气候、保持水土、防治风沙的各项功能也微乎其微了，这时也需要间伐等措施。

所以伐木工人这个职业也有其存在的意义，应该予以客观的看待。

如果说我是子承父业，那有些牵强。因为我们虽然都在林业这个大行业下，但是具体从事的工作却不尽相同，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在和树木打交道。

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姑娘家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，而且听到我学的专业就会问姑娘你是种树的吗？让我哭笑不得。

其实我只是在园林系统中的一个小分支，资源调查室中工作，参工作时间不长，参与的工作也是科室工作的一小部分，如林木采伐限额核查、平原造林核查、京津风沙源核查等等，室外作业较多。

风吹日晒、寒风凛冽时有，风和日丽、微风习习时有，无论何时，总是甘之如饴、心情愉悦、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。

我时常在想，虽然我的力量很微弱，但是我在为我所钟爱的事业而努力，积少成多、蚍蜉撼大树，我们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微弱力量，也能够推进林业发展一大步。

缘深缘浅、情起情灭，与林木结缘是我之幸也。你陪我走四季，我愿陪你度余生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**
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